

春山三月

著

BAOGAO
SHENTAN

报告！ 神探1

师父
请上座

烧脑·萌欢·古风

{ 欢脱版“洗冤录” }
{ 疑难奇案手到擒来 }

方
芝

破案小菜一碟！
有师父撑腰，
本公子奉陪到底！
放马过来！

顾
岁岁

毒舌贵公子遇到
刁蛮小千金，
斗智斗嘴争学院最佳。
刁蛮神探的冒险之旅
即刻起程！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春山三月

著

报告！ 神探 1

师父
请上座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 长春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报告! 神探. 1, 师父请上座 / 春山三月著. -- 长春 :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2019.1
ISBN 978-7-5585-3097-5

I. ①报… II. ①春…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9782号

报告! 神探①师父请上座

BAOGAO! SHENTAN ① SHIFU QING SHANGZUO

出版人	刘刚
总策划	安雅 汤曼
特约策划	师晓晖
责任编辑	吴强 周丹
图书统筹	莫小西
特约编辑	赵安琪
绘图	白月棣
书籍装帧	马骁尧
美术编辑	袁萌
作家经纪	卢晓凤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字数	210千字
印张	7
版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出版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发行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0431-85678573

定价 24.9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务部联系退换, 电话: 010-51908584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血月的考试(上)	001
第二章	血月的考试(中)	025
第三章	血月的考试(下)	051
第四章	无脸女奇谭(上)	085
第五章	无脸女奇谭(中)	103
第六章	无脸女奇谭(下)	125
第七章	珠女的诅咒(上)	149
第八章	珠女的诅咒(中)	171
第九章	珠女的诅咒(下)	193
尾声		215

第一章

血月的考试(上)





从长安来的贵公子方芝被一个美人给骗了。

钱袋、马车、外衣统统不翼而飞，而他与同伴李觅则在被迷晕后扔进了凉飕飕、香喷喷的花丛中。

雪上加霜的是，在这窘迫的时刻，他竟然又碰到了那个人。

金色夕阳下，在一串“嗒嗒”的马蹄声后，一辆马车碾着粉红的金达莱花瓣，一路不紧不慢地停到了方芝面前。还没见到车中人，先从车厢里传出一阵银铃般轻盈悦耳的笑声，继而，车帘被挑开，跳下来一个少女。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见面了。”少女看样子金钗之年，一身红白相间的织锦衣衫，外披大红的斗篷，混搭着大唐与高句丽的服饰风格。她抿嘴浅笑，上下打量着两个浑身上下只剩白色中衣的少年，“我还以为苏小姐能给你们留件外套呢，看来是我把她想得太好了。”

苏小姐，是方芝与李觅前一天在客舍里遇到的一位年轻女子，她自称苏木莲，是从江南到北地做生意的绣庄家的大小姐，不小心同家人走散，希望方芝他们能带她到幽州去。

方芝当时不疑有他，却万万没想到这个看似温柔贤淑的苏小姐，竟是个心思缜密的骗子。而面前这个红衣少女曾在客舍中小声提醒过他，只是方芝生性自负，根本听不进去一个小丫头的建议，他们甚至发生了争执，不欢而散。

“普天之下，四海之内，就数姑娘你最聪明伶俐了。”方芝抱臂，冷冷道，“我倒想知道你是从哪里看出了蛛丝马迹。”

说起方芝，作为长安城中掷果盈车的贵公子，他为人本是沉着冷傲，无奈马失前蹄，不但被女子骗了，如今还要被山野小丫头挖苦，他这才忍不住多说了一句。



小姑娘“咯咯”笑了起来：“纰漏很明显哪。其一，苏小姐说她是大户千金，但她指尖与掌心都有明显的老茧。第二，我在客舍提到自己新买了一盆凤穿牡丹，可凤穿牡丹不是花，而是苏绣绝技，怎么能用盆来形容？苏小姐明明听到了我的话，却没提出异议，这不怪吗？不过，”小姑娘顿了顿，“最让我生疑的是，她说她一个人在外奔波赶路了许久，可现在是晚冬春初，傍晚的天气极其寒冷，如果苏小姐在外停留了很久，再进来温暖的客舍的话，那她发间的玉簪必然会蒙上一层湿润的雾气，可她并没有。”

“也就是说，她可能是一直在客舍里，等待‘合适’的人出现，再假装奔波良久，饥寒交迫地走上前？”站在旁边一直没说话的李觅用温和且欣赏的目光看着少女道。

少年散发未束，眸如秋光，是那种无论少女、少妇，还是老妇看了都会喜欢的温润模样。

少女眨眨眼：“很有可能。还是李公子有见识，不像某些人，误把画皮当美人，错把好心做驴肝。”

“也不像有些人，有点儿小聪明就沾沾自喜。”话说出口，方芝也有些后悔，他本不是这种爱争口舌胜负的人，可偏偏遇到这个小姑娘，他就变得不像自己了。

金乌西坠，花香袭人，马车上红衣小姑娘的身影与那个早已埋葬在记忆深处的女孩渐渐重合……

春日，草长莺飞，一身红色宫装的小女孩忽地从樱花树上跳进他怀里：“遗直兄长！你接住我了！”

夏日，蝉声如雨，他被急急地召进宫来，却只是为了帮她推秋千。

“遗直兄长，再用力一点儿嘛！快些，再快些！”

一转眼秋花委地，再转眼几度白雪落邙山，裹着大红狐裘的小

丫头牵着他的衣角，稚气又认真地道：“遗直兄长，我长大后要嫁给你，所以在我及笄之前，你不许喜欢上别人。”

.....

一个是长安的玉叶金枝，一个是荒蛮之地的乡野少女，同样的古灵精怪，同样的傲慢骄纵，亦同样是他最不喜的女孩类型。只是，方芝也知道，她不可能是她，因为，那个长安禁宫里总爱穿红衣的女孩儿早已死去，遁入幽冥了。

可是，明知如此，方芝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请问姑娘芳名？”

少女一笑，衣袖猎猎而动：“名字就不必了，反正我们日后也不会再见面。”

车帘落，马蹄飞，浓浓夜色中，马车很快就将方芝同李觅落了老远。

“岁岁，要不然我们带他们一程吧，如今日头已落，天寒露重的。”车厢中的另一位少女对顾岁岁道。

说话的少女与精力旺盛的顾岁岁不同，她右眼角下有一颗泪痣，眉间氤氲着睡莲花般的娇弱，只说几句话，就要喝点儿水，歇一歇。

岁岁最受不了孙梦梅这随时都要晕倒的模样：“别管闲事，他们应该吃点儿教训。”

顾岁岁家住白岩城，她无父无母，只跟着师父顾眉山，二人守着一家药铺相依为命。岁岁对顾眉山除了尊敬之外，心中还有一丝说不清的占有欲，她不想师父对旁人好，师父只能宠爱她一个人。

可偏偏事与愿违，顾眉山一直与城主孙代音的女儿孙梦梅来往密切，说是来往密切，其实也只是顾眉山每隔半个月就去城主府给孙梦梅把脉而已。可男方未婚，女方又及笄待嫁，再加上顾眉山总



是字里行间不经意地夸赞孙梦梅，岁岁就把这个白岩城第一美人给记恨上了。

这一次，幽州的学塾丽正院重新招收女学生，参选人数不限，但最后只有一个留校名额。岁岁虽然不太喜欢读书，可听说孙梦梅也要去参选，她便改了主意，势要压压孙梦梅的气势。于是她瞒着顾眉山，在孙梦梅离城那天早上，偷偷爬上了孙家的马车，神不知鬼不觉。

马车又行了大概三里路，忽然“咯噔”一声陷进了土坑，车轮坏了。这下可麻烦了，车夫是城主府侍卫出身，擅长舞刀弄枪，修车可不在行。

车夫同岁岁围着马车转了大半个时辰，依旧束手无策。

忽然，车夫兀地惊叫起来：“血……血月亮！”



岁岁循声望去，果不其然，墨蓝色的苍穹之上，不知几时，除了银月外，还多了一弯血红色的月亮。

“竟……竟然是真的……”车夫是幽州人，此时额头已浮起了一层薄汗，双目中的神采像是完全被那赤月吸走了一般，只留下一片空荡荡的漆黑。

他说他们家乡有个传说，白月亮是人间之月，红月亮是地狱之月。当两个月亮一同出现，就代表着人间与地狱开始交错，阎罗大王会亲临人间，开科取士，并把自己放在卧龙山的宝藏赏赐给人间最聪明的人。

他又说，传说那宝藏的秘密就藏在一首歌谣里，说着说着，他还唱了起来：“萤火虫，夜夜红，提着灯笼寻金龙……”

岁岁被他说得不太舒服，虽然她也乐意看到孙梦梅被这传说吓

得瑟瑟发抖的样子，可总被困在荒郊野地也不是回事啊。

车夫还想说什么，却被一道冷声忽然打断：“先生，麻烦让一下。”

说话的不是旁人，正是那个不识时务的方芝。

他要做什么？就在岁岁发愣的当口，方芝已经三下五除二把车轮修好了，动作之利落灵巧，一点儿都不像是岁岁以为的肩不能扛、手不能拎的金贵公子。

这下情况可不妙了，人家都帮你修好了车，你总不能把他们扔到这黑漆漆的郊外吧？岁岁没办法，只好让方芝与李觅上了车，只不过又在心里的小本本上给方芝加上了一条“心机”的标注，他要是在修车前问她一句“要不要帮忙”的话，岁岁肯定不会吃他这份人情的，哼！

车行出不久，孙梦梅一声微喊，小手突然紧紧地拉住岁岁的袖子，目光望向窗外旷野：“那是……是打着牡丹灯笼的地狱使者！是阎罗大王派到人间遴选人才的地狱使者……”

听她这么说，岁岁虽有些毛骨悚然，却不想在孙梦梅面前露了怯。于是，她佯装镇定地向远处瞧。果不其然，在空无一人的漆黑旷野上，跃动着点点红光，遥遥望去，还真有点儿像人在持灯夜行。

“胆小鬼，”岁岁拂开孙梦梅的手，“那是萤火虫。”

“季夏三月，腐草为萤。现在是初春，那不是萤火虫，是鬼火，”纠正的话说到这里本就足够了，可方芝下意识地又说了一句，“就算真有阎罗大王开科取士，也是取有真才实学之人，岁岁姑娘你就不用担心了。”

出乎方芝意料，岁岁这回没反驳回来，只是“哼”了一声，便托腮倚在窗棂边，双目一瞬不瞬地去望那点点红光。她心中尚有不解，方芝这个讨厌鬼说得没错，现在是春天，不可能有萤火虫，



可是，他的说辞却又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若是鬼火，在无风的情况下，它应该是不动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上下左右到处乱窜，那么，这些红光究竟是什么呢？

岁岁与方芝一不斗嘴，马车里立刻就安静下来，这时，一直坐在旁边静静看着他们的李觅才问孙梦梅这是打算去何地。

李觅同孙梦梅都是性子温柔和善之人，两人的谈话也是和和气气的，很快，他们就知道了对方也是要去丽正院应考的学生。这下有了共同话题，又均是年龄相仿的少年少女，谈话的氛围愈发轻松愉快。

不久，方芝也加入进来，车厢中谈笑风生，甚是和谐。只有岁岁一个人望向车窗外的无边旷野，思绪乘风遥遥地飞回了白岩城——师父现在应该已经发现她留的字条了吧，师父在做什么呢，会不会生气？有没有想她？

而这时，白岩城中的静安堂尚未关门，一灯如豆，坐着一个身穿浅葱色衣服的男子，凤眼弯弯，一头银发只用一支骨簪随意地绑在脑后。顾眉山这几天可急坏了，自己的小丫头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他找遍全城都没她的消息。就在顾眉山想出城找岁岁的这天，他在书房的花盆下发现了她的字条，说是同孙小姐一道去幽州了，让他不用担心。

他平时每天都会挪动花盆让它们晒太阳，岁岁正是知道他的这个习惯，才把字条留在了这儿。可她没料到的是，顾眉山一发现她不见了，心情焦躁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哪里还有心思养花弄草，如此，便耽搁了看到字条的时间。

这晚，顾眉山一看到字条，连外衣都没披，就急急忙忙地向门外走，但刚走到门口，他又停住了，狠狠地攥了攥掌心的纸条，最终还是转身回了卧室。顾眉山想：“也罢，既然不能永远陪着她，

那现在就让她学会一个人生活也未尝不好。”

虽然这么想，他怎么可能一点儿都不担心？

顾眉山回到卧室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白纸上写了封信，然后把信绑在鸽子腿上，放它飞出了窗户。

鸽子在浓浓的夜色中越飞越远，直到化成了一个点，顾眉山依旧站在窗口遥望，久久未动……

千里外，在那萌发着浅浅春意的荒原上，一辆马车，两个月亮，四个各怀心事的人，因为命运聚在了一起。而幽州城中，等待他们的是吉是凶，无人知晓。

第二天一早，踏着晨光，岁岁一行人赶到了这次行程的目的地——丽正院。

有着百年历史，修建得颇为壮阔的丽正院建在卧龙山山腰，就是那座传说里埋藏着阎罗大王宝藏的神秘大山。

丽正院中，不同年级的学生是靠不同颜色的发带来区分的。在学塾门口，孙梦梅他们都拿到了代表新学生的黑色发带，但发到岁岁时，负责人却说她没有通过测试。

“测试？什么测试？”岁岁疑惑地问。

“做学问之前，要先学会做人，你没有仁爱之心，对弱者吝施援手，所以不配进入丽正院。”有人说着冷言冷语，从大门里走了出来。

待此人完全迈出门槛，露出全貌，岁岁禁不住瞪大了眼。虽然气质大相径庭，但这身量不高，扬眉覆手间都风姿无双的年轻男子，怎么长得与骗子苏木莲一模一样？

男子并没同岁岁再说什么，而是转头对孙梦梅他们道：“我是学塾里教授茶道的老师蒙年，一会儿前辈们会带你们去各自的宿舍，今天先把学塾熟悉一下，课程明天开始。还有，记住子时之后



出门，最好不要。”

看到这儿，岁岁也完全明白了，苏木莲就是蒙年，蒙年就是苏木莲，他男扮女装策划的那场骗局，就是所谓的学塾测试。

“先生恐怕是在学塾待久了，不晓得世间险恶吧？有多少恶人伪装成聋盲者、孕妇、迷路的旅人，他们利用人们的善心，反过来残害对方，”岁岁据理力争，“如果连自己都不能保护，还谈什么帮助别人？这个结果我不服，我要见院长。”

蒙年倒是不生气：“院长给了我们几位老师自己出题自己评判的权力，就算你见到院长，结果也是一样。”

两厢僵持间，忽有人道：“阿年，不如再给她一个机会，也让她输得心服口服。”

岁岁回头，阳光下站着一名穿着晃眼袍子的年轻男子，腰间玉带，黑发缀珠，璀璨夺目得仿若年画上走下的朱雀仙君。他的笑容虽有些放荡不羁，但不令人讨厌。

蒙年年纪小，性格却通透，她明白他嘴上说让自己输得心服口服，其实是想给自己一个机会。

蒙年倒也从善如流，他随手从托盘中拿出四条发带，道：“我会把它们藏在学塾的四个地方，如果你在一炷香的时限里把它们全找出来，那我就算你通过入学测试。提示是四个字……”眉目如画的男子立在白玉台阶上，居高临下地望着少女，清风过，两个人的衣袂都随风而舞。

“雪，月，风，花。”他如是说。



雪？

岁岁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冰库。然而，她把冰库上上下下都找遍

了，也没有发带的影子。出师不利，她未免有些心焦，连弥漫周身的冷意都浑然不觉，只站在冰库之中，手托着下巴，把与“雪”有关的蛛丝马迹都在脑海中迅速地筛选。

冰库门口挤满看热闹的学生，众人把“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俗话呈现得淋漓尽致，有的说蒙年老师的测验确实有失偏颇，也有人说这个小姑娘见人于危难却不加以帮助，的确是个心肠冷酷之人。但无论有何分歧，倒是殊途同归——他们没人相信岁岁能在一炷香的时间里，仅仅根据“雪月风花”的提示就找到四条发带。

“岁岁，想不出来就算了，你进不了学塾，我也不去了，咱们一道回白岩城吧。”孙梦梅从人群中挤进冰库，牵住岁岁的衣角细声细气地道。也许是方才风大，有几片花瓣落在了孙梦梅的发顶，但也恰巧是这些梅花瓣让岁岁灵光一现。

她一个箭步走到冰库门口，拉了一个围观学生，急切地问：“你们学塾中可有花林？”

被问的学生虽然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也如实相告，并在前面带路，领着岁岁来到后山的花林。如今正值初春，冬意未去，大片大片的梅花连绵成海，正正对应了花林外青石上刻的三个字“香雪海”。

岁岁走得急，方芝他们为了照顾体弱的孙梦梅，并没有赶上她的脚步，等他们来到梅林时，岁岁已经不见踪影了。

跑到哪儿去了？莫非是害怕失败，所以随便找了个借口跑掉了？

方芝心里想着，不知不觉便走到了开得最盛大的那棵梅树下，只听树叶窸窣窣一阵响动。他一抬头，一道红色的身影猛地坠了下来。他下意识地伸出双臂，把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姑娘抱在了怀里。小姑娘一双琥珀眸，泛着星子般璀璨的光芒，与她这寡淡寻



常的脸看起来是如此不般配。

岁岁一手惊魂甫定地拍着胸口，一手把掌心的梅花瓣撒了方芝一头。粉粉红红的花瓣，香香地落了他一身，还有一小片正好沾在他鼻尖上。岁岁一愣，旋即指着他的鼻尖大笑起来：“方芝，你的脸，像只小狗，哈哈……”

方芝虽然瞧不到自己的脸，但也猜得出自己现在的表情一定很可笑。

找到发带的兴奋令岁岁短暂地忘记了自己与方芝的处境，可下一刻，她就止住笑，从方芝怀里跳了下来，向他扬了扬手中的发带，颇有些得意地道：“我找到了。就系在这树上。”

是的，就像有句描述花林的诗中说的那样，“路尽隐香处，翩然雪海间”，这“雪”从来都不是冬天的白雪，而是恍若漫天飞舞的花瓣海啊！

初战告捷的喜悦令岁岁愈发信心满满，同时脑筋也转得更快。之后，她又在院长右天兰的琴室找到了第二条发带；在教授“射”技的老师霍北川的马场中找到了第三条发带。它们分别对应了“月”，也就是谐音的“乐”，以及骏马所代表的风驰电掣的“风”。

方芝嘴上不说，可心里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傲慢的小丫头的确很聪明，虽然距离他的聪明程度还是差一些。

然而，一炷香的时间本来就短，学塾又大得很，就在岁岁拿到第三条发带时，炉中香已经燃到了根部。

她没时间了……

“虽然这次测验你没通过，但能在一炷香的时限里找到三条发带，你已经很了不起了。”蒙年站在正堂的孔子像旁，眉眼间的笑意宛若真的在称赞岁岁一般。

蒙年在学塾里素来很有声望，也深得学生们的喜欢，所以面对挑战老师权威的岁岁，她输掉了更合他们的心意。

偌大的正堂中没有安慰，只有不屑的私语。“我就说嘛，冷酷自私，成不了大器”“我看找到这三条发带也不过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女孩子就是女孩子，只有些小聪明，登不了大雅之堂”……诸如此类，不绝于耳。

岁岁没反驳，她只是站在正堂中央，瞧着蒙年的眼睛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蒙老师您不是汉人，而是高句丽人吧？”

人群一阵骚动，蒙年笑道：“岁岁小姑娘，何出此言？”

岁岁道：“高句丽人虽然在书写时用的是汉字，但他们的语言同我们完全不同，他们在说话时喜欢把动作词，还有表示否定的词放在后边。蒙老师的汉文说得非常好，但难免还有些高句丽的痕迹。”

人群中有人微微点头，而岁岁继续说：“譬如，您说‘今天先把学塾熟悉一下’‘子时之后出门，最好不要’‘测试通过了’，而我们汉人一般会说‘今天先熟悉一下学塾’，‘子时之后最好不要出门’，‘通过测试了。’”

“就算蒙老师是高句丽人又如何，你还是输了。”不知哪个学生说了这么一句。

岁岁一笑，向蒙年走过去，边走边道：“大家都以为雪月风花的花对应的是花朵，但我已经在梅花林里找到一条发带了，那么，这个‘花’代表的又是什么呢？其实在高句丽语中，木莲花的发音就是——蒙年。”此刻，她已经走到了蒙年身前。“所以，这最后一条发带，”岁岁忽然拉起了蒙年的衣袖，“就在蒙老师身上。”

果不其然，那最后一条发带就在蒙年隐在袖中的手里，正堂里一片哗然。



“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天马行空的联想力，不畏强权的坚毅，明辨善恶的眼睛，顾岁岁，你才是配得上这根发带的人。”蒙年微微向前倾身，将手中的发带系在岁岁的乌发上。

这时，大家才注意到这条黑色发带外滚着一圈儿金边，它代表着这一批新学生的首席！

岁岁也很诧异，原来这是一场早就开始，却到现在才结束的测试啊！

此时已日升中天，金色的日光斑斑驳驳地照进正堂，蒙年逆光而立，瞳孔中的光晕比这日光还要闪耀。惊讶后的余韵中，岁岁想，这才是他真正的笑容吧？璀璨而不夺目，温暖而不灼人。

“谢谢老师，我不会让您失望的。”

致谢之后，在下台阶时，岁岁一不小心踩到了蒙年的鞋子，虽然立刻道了歉，可岁岁还是很惊讶，蒙老师的脚也太软了吧？和他外表的英气很不相称呢……

测试结束后是分配宿舍，负责抽签的是那个穿花袍子的绘画老师，名叫花犯。

岁岁很喜欢花犯，不仅因为他为她说过话，更因为他偶尔皱眉的样子同师父很相似。那是一种无意识的蹙眉，眉峰微微隆起，仿若云笼的黛月，雾罩的春山，有些许迷蒙的惆怅感……

花犯捧来一个托盘，托盘上倒扣着一些写了宿舍名字的薄竹片儿。

岁岁是这一批学生的首席，有最先抽签的权利，可当她念出手里竹片儿上的名字时，周围的空气似乎忽然凝结了。

“朝暮馆有什么问题吗？”岁岁向神情不大对的花犯亮出了竹片儿正面上的刻字。

花犯看起来是很乐观又不拘小节的人，现在他却神色凝重地